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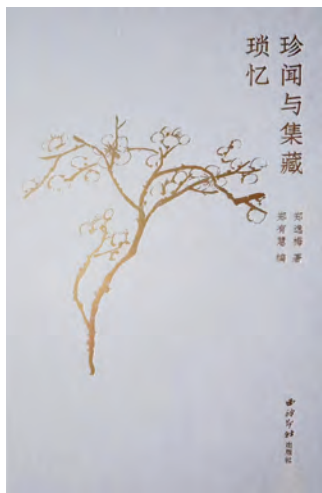
当世再无郑逸梅

像逸梅老这样的老派文人，现已绝迹了。所谓家学渊源、幼承庭训这八个字，真就不是谁都有资格说的。

□ 撰稿 | 何振华

1992年7月中旬，我从北京出差返沪当日，回家路上倒地不省人事，送医院抢救后生还，被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。住院期间，周退密先生来看望我时带给我一本小册页，第三页上是周退老隶书“金声玉振”，第四页是诸光遄画的“钱塘秋涛”，册页封面是施蛰存题签的“江山入掌”四字。此前不过两个月吧，赵清阁先生嘱我将别人从瑞士带回的两罐咖啡送去愚园路施蛰存处，蛰翁送了我一本64开册页，说：“依去让人写几个字、留几笔画，好白相。”我想了想，觉着取“江山入掌”之名把玩有意思，遂往安亭路请退翁题签。退翁说，册页小，名字好，随手翻到第三页空白处，写下“金声玉振”四字后对我说：“诸光遄过两天要来看我，伊是陆俨少学生，山水画蛮好，我叫伊画。”我得寸进尺，问退翁，能不能代请郑逸梅写两个字，退翁说好啊。直到我出院，在家整理积报时才看到讣闻，退翁来医院看我前没几天，逸梅老已仙逝了，那次退翁没告诉我，只对我说了一句“封面还是依先生题合适……”

先生去世是2003年的仲秋，二十年倏忽。今年7月11日是郑逸梅三十一周年忌日。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下午，我收到逸梅老的孙囡有慧姐的专送快递，西泠印社5月份初版《珍闻与集藏琐忆》精装本一册，扉页钤有老先生遗印朱文白文三枚：“逸梅年九十后作（及书铭治印）”、“梅鞠鞠景（徐云叔治印）”、“逸梅珍藏（沈宽治印）”。一个下午，我就在细读这本孙女编选祖父的美文集。王一亭欢喜花木，有一次黄岳渊遣人送了一盆名贵菊种到梓园，恐有误，关照须携对方钤印的回单以为凭证，王一亭命来人在外稍后，即取纸对花拈毫写生，题识嘱来人带回。过了一天，郑逸梅去梓园时，



《珍闻与集藏琐忆》
郑逸梅著
西泠印社出版社 2023年5月

书讯

《清代广州旅本》

这本小书，堪称19世纪的广州“旅游攻略”，其所记掌故饶有趣味。作者美国医生嘉约翰是一位曾在广州生活了40多年的“活地图”，不仅在书中介绍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著名景点与娱乐项目，还贴心地提供了交通、邮政、货币兑换等实用信息，更定制了一日游、多日游的旅游线路。该“旅游攻略”当时因大受外国游客欢迎，曾多次再版。书中所记旧貌，亦可与今日广州新貌相映成趣。

黄岳渊对他夸示王一亭画的回单。逸梅老以“王一亭风雅回单”为题记录了这样一桩多么风雅的佳话。有慧姐问我，送来的书书角没坏吧？交发时她再三叮嘱了快递员。我说没坏，拆封后我家最小的猫咪布布就跳上桌子，安静趴在书本前等着我拍照，它是最喜欢书的小猫。

两年前，我往海上印社观瞻“心香一瓣——郑有慧书画艺术文献展”。有慧姐说，百余幅近作皆为疫情一年半里画就。聊天的辰光，我脑子里始终是当年随老太公在郑逸梅“纸帐铜瓶室”的情景，当年在我这个小囡眼里，他同逸梅老先生两个人长得也相像，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聊点啥，我也不关心郑逸梅何许人，让我开心的是，从“养和村”出来，太公领我到长寿路大自鸣钟的“同大昌”兜一转，那可是老大一爿文具店。到我自己一本一本地买回“清娱漫笔”“艺坛百影”“手札百通”初版厚厚三卷本的选集，我就是深为与老先生的“失之交臂”而懊悔也来不及了。“无白不郑补”，这五个字，根本不足以评鹭郑逸梅广渊的人品学问。

像逸梅老这样的老派文人，现已绝迹了。所谓家学渊源、幼承庭训这八个字，真就不是谁都有资格说的。如果从1913年郑逸梅在报刊发表文字算起，耄耋之年仍晓耕夜耘，至其谢世，八十载挥笔不辍，笔下广摭博采，蔚为大观，留下了中国近现代文坛艺苑足可镜鉴的信史。仅《清娱漫笔》，上海书店1982年初版印了2万册，四角五分。这一本薄薄的书，用今天的话形容，信息量之大，无出其右。四十年来，每迁新居，这本书一定一直是放在我随手可取之处。人也好，文也好，事也好，“清娱”如是者，罕有其俦。☞